

每一位有志之佛教僧伽，多本著悟世無常、了脫為本、上求下化、護教利生之志願，而割愛辭親、薙髮出家；當其面臨一期生命將盡之因緣來臨時，如何自在地解脫生死，圓滿其出家修道之初願，是每一位僧伽一生修道之終極目的。又其週遭的人，又該如何幫助他完成其志願呢？下面是記錄一位青年比丘尼發心修道之概況，及在一個月內，從檢查發現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，依佛所教，萬緣放下，一心求生西方，正念分明，捨報安詳，念佛往生之經過。

釋見華比丘尼，法名傳明，生於民國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，祖籍南投，家中排行老么，家人多為虔誠之佛教徒。自幼體弱，但聰慧嫻靜，為父母心中之掌上明珠。見華法師善根深厚，學生時代即積極學習佛法，於民國七十九年皈依當代高僧懺雲老和尚。就讀彰化師範大學時，加入佛學社，並親近參加 懺公上人主辦之大專女學生齋戒學會及台中蓮社，長期研學佛法，於解行二門奠定良好之道業基礎，且多次在齋戒學會擔任解門組幹部，並於八十三年擔任齋戒學會總學員長。大學特殊教育系畢業後，前後從事中小學特殊教育凡四年之久；任教期間，本佛子慈悲平等之心，教育智障兒童，每週多日於課後發心為智障兒童義務輔導教學，慈悲誠懇、盡心盡力，深獲家長及校方之感激讚許，故當其離職之時，諸多學生、家長及校方多不捨挽留。

然見華法師痛念世間無常、生死迅速，決志出家究竟「後生」之大事。毅然辭去教師之職，於民國八十四年八月投南林精舍尼僧團，住持體察她非壽長之相，故而慈允她早日剃度出家，以增長福慧，令修行往生有把握。在沙彌尼期間，即因其優良之教理基礎，獲師長之讚許，而指示為居士班宣講《八大人覺經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及《出家功德經》。除僧教育外，常住職事亦貢獻良多。八十六年十月再依佛制次第進受六法，成為式叉摩那。平日戒行嚴謹，積極學習大尼諸戒威儀，真實是「以戒為師」。八十八年十月底圓滿式叉摩那二年學戒後，同年十一月在常住求受具戒，成為清淨之比丘尼。

見華師於初學佛時，即深信好樂淨土法門，平日所行即是「禪教律回歸淨土與儒佛一貫」，每日除拜佛、念佛、誦戒之定課外，又常以讀誦大乘經典如《法華經》、《金剛經》為其功課。其道心堅固，柔弱之身軀下，卻有堅強之信念、意志，故當其自知身患難治之急性骨髓性白血症後，能理性、泰然地處之。

今年一月二十一日，見華師因重感冒發燒三天不退，送中國醫藥學院急救治療，檢驗為急性白血症且併發肺炎，當時他的白血球 103000、血紅素 7.56、血小板 18000，隨時有昏迷不醒而往生的狀況產生。常住大眾得知惡訊後，當晚於晚殿後，集體為其誦《普門品》每人各三部，並緊急會議，商訂於二十四日做骨髓穿刺檢驗前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），為見華師解冤免難。故安排於二十二日寺眾拜《水懺》，並請宏杰法師施放大蒙山；二十三日寺眾再拜《水懺》一天，又幸蒙南普陀宗興法師等十位比丘，慈悲為其施放大蒙山召渡；二十四日常住眾念佛一天，又蒙宏杰法師蒙山超渡。另一方面，寺中醫療組負責人員及幾位師長，分頭請教住院醫師及為其南北尋醫，乃至聯絡僧伽醫療基金會之執行長慧明法師，請求協助尋醫；常住大眾則輪班每次三位到醫院照顧，伴其念佛，二位居士在醫院附近處理特殊飲食；教學組負責對其狀況深入了解，並講說予大眾了解。而其父母亦為他放生，前後二次，共發心了二十六萬元；其父親及其兄長並為他發願分別捐款新臺幣三十萬、二十萬予慈善機構。法會結束後，其體溫下降，病況暫時趨於穩定。此時其父母才說出，見華師出家之年，曾有人對其父母言那一年見華師會出國或出家或可能精神上異常……，而見華師不會再回來（家）。而當年其父正因此言，故答允其出家；但一直覺得奇怪，出國、出家等都可再

回家？怎麼說不會再回來呢？原來話中之意是暗示見華師出家之年，實則是與父母絕緣之年。幸賴出家，修福延壽，更得到僧伽的護持。

住院期間，更是夙業現前，輪班照料的見觀師，當見華師的友人來探病後，送其出病房時，在病房門口，見到一位高瘦的男子，站在其友人身旁，待定睛一看，卻不見了；又有次拿藥與見華師吃時，因怕他會嘔吐出來，故拍拍他的背，聽到背後有女子的聲音說：「對啦！幫他拍一拍！（臺語）」。而二十二日拜《水懺》的第一天中什，在常住的成住師中什養息時，躺到床上一閉眼，見到一位頭髮齊耳的女子，站在他的床頭前，問此女要做什麼？找誰？此女回答：「要找見華師」，待成住師睜開眼睛，該女卻消失不見，當天天氣冷，成住師將被蓋到頭部時，又見到該女子（據言非是有惡意的臉孔）。而見華師本人於未住院前數日，也夢見已往生的姑母及由地裡爬出很多黑色的小蟲。由經驗判斷其病，應有其宿世冤親債主之因緣。二十四日骨髓穿刺檢查，確定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M2 型，此時病情雖稍有好轉，但血小板的指數卻一直不能有所回升。幾日後，見華師自己感知到，他過去世的一位男眾的冤親債主及與之所結冤業之情況。又有次休息時，見病床旁有一女眾，以有圓形小氣泡的塑膠袋，罩住他的頭，並以手掐他的脖子，在努力的喊念「阿彌陀佛」後（事實上，見華師他當下喊不出聲音，是用「心」喊的）才擺脫獲救。寺內法師到醫院探望，獲知此狀況，即為其冤親債主授三皈，依《無量壽經》之教理，為他們取一法號同為「妙音」，由當時看顧他的一位沙彌尼代為禮拜。

而因需靠藥物及不斷的輸血，才能維持其性命，西醫師建議儘快作化學治療，否將很快惡化。師長們在詢問過幾位中西醫專家的意見及討論後，所獲結果「西醫言不化療將昏迷死去，化療有百分之六十的療癒性，但承受不了時，也是昏迷的死去。」其家人到處請教大德，皆勸一心念佛。寺中某些法師們堅持化療，希望見華師能痊癒回來，繼續並肩為佛教努力。大眾共修或私下定課，都努力地迴向，希望有所轉機，如負責典座的見源師，願將自己在大寮服務三年的功德迴向給他，又有將多年定課迴向予他，大眾都希望見華師能平安回寺。但問及本人意思，見華師自知體質衰弱，表示不想作化療，想儘快回寺，令身心更為安穩。

由於見華師夙世之善根福德因緣，於病後感多方之善緣予以協助、迴向。如多位白血病之專家醫師前來看治並提供藥方，多位長老、法師、善信每日為其迴向，蓮因寺 懺雲老和尚，每日放蒙山後，亦為其迴向。元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一日，南林舉行佛七，祈佛力、法力、大眾之力加被，懺除其個人宿世的障難，能令見華師如壽未終則病速癒，如壽已終能往生無障礙。佛七期間正覺精舍方丈 慧天長老蒞臨，慈悲開示淨土法門之殊勝及念佛法要，開示錄音帶送往醫院予見華師恭聽，亦給他很大的鼓舞。二月三日見華師拒絕化學治療，決志求生西方，以回寺過年之由請假，自醫院返寺。當他回常住與大眾過年時，表現得心情開朗、談笑風生，不像有病；不過每兩天必需到醫院檢查及輸血，且其服務於衛生所的大姊，每天來寺為其作抽血檢查。寺中法師詢問有無往生之把握，見華師回答：「能否往生，全憑「信願」之有無。（彌陀四十八願的第十八願：若有眾生，欲生我國，致心信樂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）」二月四日深夜至六日，因逢除夕及大年初一、二，又為見華師禮拜《三千佛懺》。

見華師得病後，深深體會及印證「假使百千劫，所造業不亡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」之真實不虛，因此對因果業緣有深深之體悟。自醫院回寺後，見華師又恐今世於無明中亦不慎結了惡業，故於二月六日

向師長及大眾僧「自恣」求懺悔及感恩大眾之慈悲照顧，亦向父母懺悔及感恩撫育深恩，求心無掛礙、安心自在地求生西方。其病情時好時壞，身體開始對輸血產生排斥。於二月七日，住持親領見華師及常住大眾，於大殿至誠禮拜《水懺》，見華師親自向其冤親債主求哀懺悔及發無上大願；下什拜懺時，沙彌尼見聖師見到見華師的正前方，有一男眾（但僅半身）對見華師微笑，再回頭看見華師，卻見他本人的前面有另一個他自己的影相在禮拜，而有一個圓形的光圈，落在他影相的頸背上。八日再與大眾同誦《地藏經》、《普門品》、《無量壽經》、《彌陀經》，晚間幸蒙宏杰法師慈允為其冤親債主「妙音」授幽冥戒，此後全體住眾開始輪班陪見華師念佛，為其鼓勵。此時身心安穩，病顏消失，多人見後都覺得其臉頰，由本來暗淡而垂下，變得向上揚而又有光彩。二月九日早上和尚尼領見華師往謁 慧天長老，親自禮謝 長老給予之開示、鼓勵與加持， 長老見後言宿業已消除，更鼓勵其萬緣放下、一心念佛求上品上生的信心，給予了見華師最得力之開示——「倖生不生，必死不死」，並贈送印光大師之法語「生——若生西方庶可與佛光壽同一無量無邊矣」、「死——學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則道業自成」。

恭聆 慧天長老開示後，回寺便寫遺囑給師長、同參及父母兄弟等，更將其私人物供養長老及寺眾，且財物全部捨出。之後除少量的中藥外，謝絕一切醫藥及輸血，以堅定之信念，一心念佛，求生極樂淨土。自發病後，雖有病而無痛苦，其念佛之勇猛精進，勝於常人。大眾白天與見華師一同於念佛堂念佛，晚間輪班於其寮房陪念佛。十二日下什五時多見華師自行沐浴時，察覺下體有出血現象，向住持法師請求大眾為其助念。住持因而集眾，決定臨終助念的地點在念佛堂，幾位同參儘快場地佈置，同時請與本寺熟悉的何醫師，到寺為見華師把脈，把脈結果為「單脈的走向」，恐不久人世。約八點多，全體住眾至念佛堂為之臨終助念，在大眾莊嚴之佛號聲中，見華師最初躺在臨時搬設的床鋪上，與大眾一同念佛，除有時有欲嘔吐之狀況外，其念佛聲字字清楚分明，中間還能喝水及上廁。後來更坐著念佛，於十三日凌晨二點多，要求要禮佛三拜，在無人攙扶下，自行禮佛三拜，爾後就坐著念佛，且時而讓大眾扶著禮佛、繞佛。住持法師恐其太疲倦，勉勵坐臥往生都一樣，主要是正念分明；於是臥下，念佛不斷。更有法師們一直拜佛，祈佛力加持，正念往生。由於念佛念到很有精神，堅持要求回寮，免大眾辛苦，故回寮由兩位法師陪伴念佛。直到見華師說雙耳聽不到，氣有點不順，仍靠坐在床邊念佛，此時對住持說：「真的要走了，煩請大眾相送一程！」；有法師察覺他的瞳孔有放大現象，周圍人眾立即抬他到念佛堂，寺中長老叩大鐘三聲，所有住眾聽到後，立即搭衣衝到念佛堂為見華師助念。至凌晨五點二十分，見華師環看大眾一週，看著佛像，念到最後一聲「阿彌陀佛」聖號的「阿」字，就捨報安詳、正念分明地往生了。

與其同時出家的觀師，六點多在念佛堂助念，很傷心地在一邊角落哭著，但待他閉起眼睛的時候，卻看到見華師很歡喜的告訴他說：「你不要哭，我很好，你要快樂的念佛。」當天早上在念佛堂助念，與他同戒的見廣師與見豪師，聽到他跟著大眾一同念佛的聲音。八小時後移靈至靈堂，當晚照客師因念白天忙，沒空為見華師助念，故決定為他助念一夜，當時他所坐的位置靠近大門，因疲倦眼睛不禁閉了起來，卻見到左手邊有很亮的三道光，睜眼卻看不到，閉上眼又看到了，連試三次，皆是如此。十三日至十八日，常住大眾輪班為其二十四小時助念，其眷屬、友人及知道此消息的法師、居士，也來為其助念。於其間舉行三天之「三時繫念法會」，迴向見華師蓮品上升，早日乘願再來。最後一天的法會時，見華師的大姊帶著友人簡醫師之夫人來為見華師助念並參加「三時繫念法會」，會前於靈堂助念時，簡太太見到見華師的遺相變成粉紅色，眼睛兩道光射向虛空；又法會時感受到見華師來向他道謝，並握住他的手，感覺是涼的但很舒服。連出殯時來捻香的體證法師，回去後也夢見見華師變得很莊嚴，來感謝法師在他生前所做的幫忙。

其臨終前後之狀況，雖有病而無痛苦，超乎醫學上所記錄應有之種種病發情形，連前來驗屍的醫師都覺得非同常理，令人敬佩讚歎及感念三寶之不可思議。往生後七小時多，身體因神識之脫離，開始腫脹；經向長老們請問，長老表示無礙，最重要的是見華師臨命終最後一口氣，是正念分明念佛往生的。二月十九日出殯火化，翌日大眾於其骨灰，拾獲舍利及舍利花無數，其中不少是金色、白色、亮黑色及翠綠色之舍利及舍利花。二十一日依其遺囑，將骨灰送至大海，施予水族眾生。二十三日依律將其遺物，以「亡五眾物」處理，分予大眾。

從九二一大地震到見華師的往生，令人深悟「生命無常、國土危脆」，縱有冲天大志，仍需做好自己的「腳跟大事」。見華師自發病至往生，前後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，所表現面對往生之勇敢、坦然與自在，及對彌陀淨土法門之深信切願、篤實念佛、往生西方，不僅給南林全體大眾鼓勵，亦上了最寶貴的一課。於此更深深體會師長們的苦心——對彌陀淨土課程之安排，終年不斷，週而復始；於行門上，督促大眾學習印光大師「竭誠盡敬，妙妙妙妙！」地加功用行，期大眾皆能當生成就，不虛此生。嗚呼！其人已西歸。欣者其正念分明、生而無生，悲者是痛失僧才、佛門損將，不免悲欣交集，盈淚滿眶。祈早日乘願再來，迴入娑婆，廣度有情。